

· 本草考证 ·

## 国产蜘蛛药用及食用的历史沿革与应用特点

田建平<sup>1,2\*</sup>, 胡远艳<sup>3</sup>, 张名楠<sup>4</sup>, 陈国良<sup>4</sup>

- (1. 海南医学院 药学院, 海口 571199; 2. 海南省中药原料质量监测技术服务中心, 海口 571199;  
3. 海南大学 海洋学院, 热带生物资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海口 570228;  
4. 海南大学 材料化工学院, 海口 570228)

**[摘要]** 目的:研究历代本草方剂文献中蜘蛛的药用和食用资源及其临床配伍方法的历史沿革变化,通过完善补充相关资料,为开展蜘蛛的资源利用和新药开发提供有益的借鉴。方法:查阅历代的本草典籍,结合笔者的调查情况,并将国内所使用药用和食用蜘蛛种类及其临床应用方剂进行整理、归纳。结果:国产食用和药用蜘蛛种类共8科18种,按照个体大小分为中小型蜘蛛和大型蜘蛛,前者种类6科14种,中药中应用较为广泛;后者种类有2科4种,富含蜘蛛毒素,在黎族医药中应用广泛,是今后蜘蛛药物开发的主要源泉;蜘蛛药材加工炮制方法和入药部位多样,临床配伍用于治疗疝气、止痛、风湿、痈疽恶毒、无名诸疮、内外痔、腋臭等;可研末内服,浸酒或入丸、散,外擦或捣敷等。此外,少数民族食用蜘蛛主要有7种,常去头足,油炸或烧烤。结论:今后应拓展大型药用和食用蜘蛛资源,综合利用蜘蛛各部位和化学成分,精心组织对经典方剂和少数民族药物应用知识的筛选开展研究,并结合现代生物技术,为蜘蛛资源的现代开发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 蜘蛛; 药用; 食用; 历史沿革; 应用特点

**[中图分类号]** R22;R243;R281;R2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903(2018)03-0214-05

**[doi]** 10.13422/j.cnki.syfjx.2018030214

**[网络出版地址]**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3495.R.20171115.1440.002.html>

**[网络出版时间]** 2017-11-15 14:40

### History and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omestic Spider Used for Medicine and Edible Resources

TIAN Jian-ping<sup>1,2\*</sup>, HU Yuan-yan<sup>3</sup>, ZHANG Ming-nan<sup>4</sup>, CHEN Guo-liang<sup>4</sup>

- (1. Schoo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Hainan Medic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99, China;  
2. Hainan Quality Monitoring and Technology Service Center for Chinese Materia Medica Raw Materials, Haikou 571199, China; 3. College of Ocean, Key Laboratory for Tropical Biological Resources, MOE,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4. College of Material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processing history of edible and medicinal resources of spiders in China, investigate their clinical practices and compatibility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past literature, supplement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further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developing spider resources and new drugs. **Method:** We looked through the herbal literature, summed up the types of domestic edible and medicinal spiders as well as their clinical prescriptions by considering the authors' investigation. **Result:** There were 18 species from 8 families for edible and medicinal spiders. According to their individual size, they could be divided into small and medium-size spiders and large spiders. The former ones had 6 families and 14 species, which were widely us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latter ones had 2 families and 4 species, rich in spider toxins, and were widely

**[收稿日期]** 20170619(027)

**[基金项目]** 海南省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专项(琼财社[2015]1547号)

**[通信作者]** \*田建平,博士,副教授,从事中药资源的调查与开发利用研究, Tel:13518071297, E-mail:jptian666@163.com

used in the medicine of Li nationality, and were also the main source in spider drug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There were various processing methods and medicinal parts of spiders in China, and they were mainly used in clinical compatibility for hernia, pain, rheumatism, ulcer, unknown sor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hemorrhoids, bromhidrosis, etc. By grounding powder, they could be used for oral administration, dipping into wine or pills and powder; on the other hand, they could be used for external rubbing or tamping. In addition, there were 7 species of spiders which could be eaten by ethnic minorities, which were often fried or grilled after getting rid of head and foot. **Conclusion:** More large spiders used as medicinal and edible resources should be expanded in future, and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should be made based on various parts of the spider and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s. Further studies are needed to elaborate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 prescriptions and drug application knowledge used for minority nationality. By combining with modern biological technology, it can lay a firm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pider resources.

[Key words] spider; medicine resources; edible resources; history evolution;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昆虫类动物是治疗人类疑难杂症的重要源泉,蜘蛛作为昆虫类药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药中应用较为广泛<sup>[1]</sup>,现代研究表明,蜘蛛所含成分特别是蜘蛛毒素、蜘蛛抗菌肽在镇痛、抗心率失常、抗焦虑、急性胰腺炎、抗肿瘤和抗菌等方面显示了良好的疗效<sup>[2-6]</sup>。国外已有多种蜘蛛毒素进入临床阶段,在国内一类新药 N-型钙通道抑制剂虎纹镇痛肽(HWAP-I)现已处于临床阶段,另一种狼蛛抗癌肽则处于临床前阶段。在毒性方面,大腹园蛛粉无毒性和致突变作用<sup>[7]</sup>。此外蜘蛛丝富含天然蛋白质,具备高强度和韧性,可用于替代缺损的韧带、肌腱等软组织;蜘蛛壳中甲壳素含量丰富,同时蜘蛛富含其他蛋白质,其全体可用于食品和药品原料,在开发药品、食品和保健品方面促进中药大保健产业大有可为<sup>[8]</sup>。长期以来,资源利用是否受限,处方的获取难易程度等是制约中药开发的主要因素,而从历代本草文献中发掘并借鉴中草药和民族药物的临床应用特点是开发现代中药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充分挖掘蜘蛛的药用和食用资源,并借鉴各民族药物的有效经方对于开发蜘蛛类新药非常重要。但在以往蜘蛛药物和食品资源方面,《中华本草》和其他重要文献只记载了5科10种,相应的临床应用古典文献也主要集中在这些种类方面<sup>[7-13]</sup>。而现代研究主要集中于少数几种蜘蛛毒素的开发和应用方面,其他资源和临床应用方面较少涉及<sup>[2]</sup>。我国蜘蛛种类繁多,且应用历史悠久,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有很多蜘蛛的有效民间利用方法还未收集,值得大力总结。为了更好地发掘国产蜘蛛资源、开发其药用和食用价值,本文通过总结归纳古代和近代本草典籍经典方剂和民族药物中蜘蛛的配伍使用和资源情况,并结合自己前期对海南黎族蜘蛛药物的实地调

查,通过对国产蜘蛛的药用与食用资源、使用历史与应用特点(包括中药和民族药等)进行科学回顾与分析,以便总结和补充完善相关蜘蛛类药用和食用方面的资料;同时提出该类药物开发的建议和注意事项,以便为该类药材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新型药物的开发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 1 国产蜘蛛资源种类与药材的历代加工方法

### 1.1 国产蜘蛛药用和食用资源种类的历史与现状

结合各种资料和实地调查,笔者在原有5科10种国产药用和食用蜘蛛的基础上,首次增加到了8科18种蜘蛛,分别为(1)螳螂科(Ctenizidae)角拉土蛛 *Latouchia cornuta*,戴氏拉土蛛 *L. davidi*,螳螂 *L. pavlovil*;(2)壁钱科(Uroctidae)华南壁钱 *Uroctea compactilis*,北国壁钱 *U. lesserti*;(3)园蛛科(Araneidae)横纹金蛛 *Argiope brunnichii*,悦目金蛛 *A. amoena*;大腹园蛛 *Araneus ventricosus*,棒络新妇 *Nephila clavata*,斑络新妇 *N. pilipes*;(4)地蛛科(Atypidae)囊状地蛛 *Atypus sacculatus*;(5)漏斗蛛科(Agelinidae)迷宫漏斗蛛 *Agelena labyrinthica*,机敏漏斗蛛 *A. difficilis*;(6)跳蛛科(Salticidae)浊斑扁蝇虎 *Menemerus confusus*;(7)捕鸟蛛科(Theraphosidae)海南单柄蛛(海南捕鸟蛛) *Haplopelma hainanum*,施氏单柄蛛(虎纹捕鸟蛛/越南捕鸟蛛) *H. schmidt*,广西缨毛蛛(敬钊缨毛蛛) *Chilobrachys guangxiensis*;(8)狼蛛科(Lycosidae)穴居狼蛛 *Lycosa singoriensis*,其中捕鸟蛛科3种大型蜘蛛资源为作者前期调查结果所得<sup>[9-16]</sup>。

国产药用和食用蜘蛛按照个体大小可分为两大类,即大型蜘蛛(捕鸟蛛科蜘蛛海南单柄蛛,施氏单柄蛛和广西缨毛蛛、狼蛛科蜘蛛穴居狼蛛等)和中小型蜘蛛(余下14种),其中中药较多应用中小型

蜘蛛,而民族药物特别是黎族医药中较多应用大型蜘蛛;按照食用和药用特点可分药食同源类群和药用类群;按照药用部位可分为全体和其他部分(包括去除头足、蜘蛛壳、蛛丝、巢和卵囊、毒液等)。

**1.2 蜘蛛药材的加工与炮制特点** 蜘蛛药材的加工炮制方法多样,如戴氏拉土蛛、螳螂为夏季捕捉,晒干备用。用时将其焙干研末;华南壁钱、横纹金蛛为捕捉虫体后,用开水烫死,晒干或鲜用;迷宫漏斗蛛、花背跳蛛捕捉虫体后鲜用,蜘蛛的网巢则生用或炒用;在炮制方面,古代本草文献记载类似,均为取原药材,除去杂质。如《雷公炮炙论》:“凡用去头、足,研如膏,投入药中用。”《长沙药解》:“炒枯存性,研细用。”贮干燥容器内,置阴凉干燥处,防潮,防蛀。

## 2 国产蜘蛛药材的应用历史沿革

**2.1 蜘蛛的药性与用法用量特点** 蜘蛛全体味苦、咸,性寒。有毒。归肝经。如《别录》云:“微寒”;《本草衍义》云:“有毒”;《长沙药解》云:“入足厥阴肝经”;《医林纂要·药性》云:“酸、咸、寒”;蜘蛛壳味苦,性平。网巢和卵囊药用,味咸,苦,性平;在用法用量方面,分为内服和外用2种。内服:研末;浸酒或入丸、散,不入汤剂。外用:适量,捣敷、绞汁涂;研末撒或调敷。妊娠禁止服用。

**2.2 国产蜘蛛中药的临床应用** 除《中医方剂大辞典》所收录的10首蜘蛛有关的方剂外<sup>[17]</sup>,还总结了其他的方剂,其疗效可分为15个方面。

**2.2.1 用于治疗阴狐疝气** 《金匱要略》作为记载蜘蛛药用最早的文献,其中“蜘蛛散”方剂可破结行气,温肝散寒,方中药味为蜘蛛(熬焦)和桂枝<sup>[18]</sup>。

**2.2.2 用于治疗腋臭**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中“蜘蛛散”可治胡臭熏人,其方为大蜘蛛1个(用黄泥、赤石脂少许),研为细末,入轻粉微许<sup>[19]</sup>。

**2.2.3 用于喉症及止痛** 《古今名方》中“隆吉散”可凉血解毒,消肿止痛,利咽喉。方中药味为花蜘蛛和硼砂等10余种中药材,用于治疗白喉,咽喉肿痛<sup>[20]</sup>。《千金珍秘方选》之“蛛矾散”,其药方为明矾,大蜘蛛;主治一切喉证,大能起死回生<sup>[21]</sup>。《喉科集腋》中“蜘蛛救苦丹”,其方组成为蜘蛛(焙干)和冰片,可治疗白喉风<sup>[22]</sup>。

**2.2.4 用于治疗内外痔** 《疡科选粹》中“花蛛散”,方中药味为花蜘蛛(煨存性,为末),冰片、轻粉、熊胆、枯矾等<sup>[23]</sup>;《疡科遗编》中的“猿猴人洞”,其药味为推车虫和大花蜘蛛。可主治一切痔管并痈疽虚管。

**2.2.5 用于治疗吐逆不定** 《小儿卫生总微论方》

卷十中“壁钱汤”,其药味只含壁钱窠<sup>[24]</sup>。

**2.2.6 用于治疗因泻利脱肛疼痛** 《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中的“蛛丹散”,其方组成为大蜘蛛1个和黄丹少许<sup>[25]</sup>。《赤水玄珠》中“蜘蛛散”,其方组成为大蜘蛛和铁锈末,猪胆汁调敷,可治疗脱肛<sup>[26]</sup>。

**2.2.7 用于治疗吐血不止** 《圣济总录》之“蛛丝散”仅含大蜘蛛网<sup>[26]</sup>。

**2.2.8 用于治疗虚证** 《医方类聚》之“香饼金锁丹”,其中药味为花蜘蛛、磁石、脑子、麝香、温肺脐、沉香、麝香脐壳(炙存性)。可主治诸虚等证<sup>[27]</sup>。

**2.2.9 用于治疗走马牙疳** 《医林纂要》中“蜘蛛膏”,其方组成为蜘蛛和铜绿。对其证初作口臭,转见齿黑,久则龈烂,热血迸出,甚则牙皆脱落者有较好疗效<sup>[28]</sup>。

**2.2.10 用于治疗疟疾** 《穷乡便方》之断魔如圣丹,其药方为信砒,蜘蛛(大者)和雄黑豆<sup>[29]</sup>。

**2.2.11 用于治疗痈疽恶毒,无名诸疡** 《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卷六十二方之麦灵丹。药方组成为活蜘蛛和蟾酥等药材。主治痈疽恶毒,无名诸疡,及疔疮走黄,令人烦闷神昏,或妇人初发乳证,小儿痘疹余毒,或腰腿暴痛等<sup>[30]</sup>;《中医皮肤病学简编》中“蜘蛛枯矾散”方中药味为蜘蛛(腹大色黑),白矾,明雄黄,用以治疗鹅口疮<sup>[31]</sup>;《济阴纲目》中的“夜阴散”其中药味为蜘蛛、大枣,用于治疗吹乳乳痛<sup>[32]</sup>;《仙拈集》卷四中“除根散”,其中药味为老蜘蛛和当归等药材,可治疗肠痈<sup>[33]</sup>。

**2.2.12 用于治疗瘰疬,结核和恶核** 《外科全生集》卷四中“化核膏”,含蜘蛛、壁虎、蜗牛、鲜何首乌藤叶等20余种中药<sup>[34]</sup>。

**2.2.13 用于治疗精冷不育,补血填精,补肾,阳痿等** 《饲鹤亭集方》之“秘方种子丹”,其中药方为蜘蛛,配伍以威灵仙,菟丝子等近20种中药,具有补气益血,添精壮阳之效。主治命门火弱,阳痿不兴,下元虚寒,精冷无子等证<sup>[35]</sup>。《奇效良方》中之“老奴丸”,其中药方为木香,灯心,大蜘蛛等近30种中药配伍而成<sup>[36]</sup>。

**2.2.14 用于治疗中风口歪** 《圣济总录》中“蜘蛛摩方”,其方仅为蜘蛛(大者)或蜘蛛大网丝<sup>[26]</sup>。

**2.2.15 用于治疗初生儿口噤不开,不能吮乳** 《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中的“立圣散”,其药方为干蜘蛛(去口、足,新竹沥浸一宿,炙焦为末),干蝎梢(为末)和膩粉<sup>[24]</sup>。

## 2.3 国产蜘蛛民族药资源的临床应用

**2.3.1 国产蜘蛛的汉族民间习用** 传统端午习俗

“蜘蛛煨蛋”常见于浙江桐乡市等地区。其将土鸡蛋的顶上敲一小洞,并塞入一只蜘蛛,用纸把洞封好,把蛋放在小火炉里煨,待蛋煨熟打开后,取出蜘蛛扔掉,儿童吃该蛋后可以预防夏天痱子和疥疮。另取活蜘蛛1只,将鸡蛋顶端打一小洞塞入蜘蛛,随即棉纸封固和黄泥包围,放入炭火中烧熟去泥,先服蜘蛛,后服鸡蛋,每3 d服1个,可治疗小儿疳积。在重庆,民间常用蜘蛛7只,去腿焙干研面,调香油涂7 d,可治疗脱肛至痊愈。此外现代民间常用花蛛散治疗慢性化脓性骨髓炎。其方为花蜘蛛3份,冰片1份,樟脑1份,公丁香1份;碾粉拌匀装瓶备用<sup>[37]</sup>。

### 2.3.2 国产蜘蛛少数民族传统食用种类及其特点

少数民族常食用的蜘蛛主要有7种,其中主要分布在云南和海南等地。其中在云南食用的蜘蛛分别为横纹金蛛、棒络新妇、斑络新妇、大囊地蛛;在海南食用的蜘蛛分别为海南单柄蛛、施氏单柄蛛、广西缨毛蛛;在使用方法方面,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布朗族喜油炸横纹金蛛,去掉头足,仅用腹部,用水淘洗后置于油锅内以微火煎炸,至蜘蛛腹部呈黄色时取出,撒上食盐即可食用;另外在云南泸水,双柏等地也食用另一种蜘蛛,即棒络新妇,去掉头胸部和足后,将腹部放置于火上烘烤,至其腹部变为黄色时,洒上食盐供食用;在西双版纳傣族则常喜食斑络新妇,去掉成熟蜘蛛的头胸和足,用水淘洗放入油锅中进行煎炸,色黄时即可食用。在云南保山、德宏、红河、景洪等地,当地少数民族常食用大囊地蛛,去掉蜘蛛的足,放到竹筒里与生姜、辣椒、野八角、蒜等佐料舂成肉浆,用芭蕉叶包裹,放在火炭上,烘烤,待芭蕉叶焦黄即可食用,其味香辣可口,营养丰富<sup>[15]</sup>。在海南五指山地区黎族食用的大型蜘蛛有油炸和烧烤方法2种,通常先烧去蜘蛛绒毛、剪去毒牙,待洗净后腌制约5 min,倒进烧开的油锅或放置于火炭上烧烤即可食用,并有降火之功效。

### 2.3.3 国产蜘蛛少数民族传统药用特点

不同少数民族对蜘蛛药材的应用各有其特点。在物种方面,海南黎族主要应用的是大型蜘蛛(海南单柄蛛、施氏单柄蛛、广西缨毛蛛),其他少数民族入药则主要为大腹园蛛。在服用方面大体与中药相似,如可研末内服(0.3~1 g),浸酒或入丸,散,外用擦或捣敷等。在治疗病证方面,如佉族药将小蜘蛛退壳治疗牙痛,疥疮;傣族药中蜘蛛全体和外壳治疥疮、牙痛、虫牙、牙疳、癣、疔疮疔疔脓肿、外伤、蜈蚣咬伤等。壳可用于治疗肿毒、疥疮、疔疮等;水族用药则

将蜘蛛全体加轻粉适量,用黄泥包好烧成灰,研末涂擦患处用于治疗狐臭;藏族药中蜘蛛网可治疗疮口不收,肉疣,小儿脱肛等;朝鲜族药中蜘蛛全体治疗痔疮,骨结核等;彝族药中蜘蛛全体治疗瘰疬;苗族药中蜘蛛治疗鼻衄,金疮出血,扁桃体炎和咽喉肿痛;土家族药则利用蜘蛛汁,通过将蜘蛛去头,挤出体内浆汁后外涂可治神经性皮炎等<sup>[8]</sup>;黎族药中蜘蛛可祛风湿,强筋骨,消肿止痛。畲族常捕捉花蜘蛛数只,捏死后敷患处治疗疔疮<sup>[38]</sup>。

在所用方剂方面,傣族药用蜘蛛壳1只和黄蜂窠5 g,研细,加少许水调匀,外擦手足心,用于治疗高热不退;另外用蜘蛛壳适量,香油适量,将蜘蛛壳浸泡于香油内1 h后涂擦患处,每日数次。可治疗蜈蚣咬伤<sup>[13]</sup>。在苗族医药中,蜘蛛1个,捣乱调醋外敷,可治疗疔毒;蜘蛛网裹蜘蛛,用黄酒焙黄研粉,吹入鼻内,可治疗咽喉肿痛<sup>[12]</sup>;在黎族药物中大型蜘蛛可内服和外用,如外用为风湿酊,其方含大蜘蛛粉、桂枝、威灵仙、独活和羌活等13味药材,以高度白酒浸泡半月以上。每日3~5次擦涂患处,可祛风除湿,通经活络,活血化瘀,镇痛消肿,治疗风湿痹痛、痛风、风湿、类风湿及诸关节病,颈腰椎疾患引起的疼痛等证效果较佳,这些民族药物的药效特点同样也体现了天然药物“以毒攻毒”的特点。

## 3 展望与建议

药物应用的历史沿革包括资源、炮制、临床应用等方面的历代经验总结是药物现代化研究的重要基础,对于指导进行现代药物的药理学、药效学和临床研究意义重大。

在蜘蛛资源利用方面,随着科学的发展和调查的深入,在《中华本草》所收录的物种基础上,发掘了越来越多的可供药用和食用的蜘蛛种类,反映了人们对蜘蛛资源的利用(包括绿色食物)日益加深;但野生药用和食用蜘蛛种类和数量还远不能满足现阶段不断增加的资源需求,今后应在蜘蛛资源利用方面做好以下研究:一是继续从民族药物中涉取营养,通过深入访谈民族医生,挖掘民族药物文献,以寻找更多的特别是大型蜘蛛药物资源,并在大型蜘蛛传统药用方面挖掘更多的临床使用方法等;二是利用同科资源其化学成分相似的原理寻找和扩大可供利用的蜘蛛资源范围,特别是在毒蜘蛛资源研究方面大有可为;三是充分利用蜘蛛的资源(包括毒素、蜘蛛丝、蜘蛛全体、蜘蛛壳等),通过人工养殖带动发展一系列不同的药品、保健品和高营养食品,以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在经典方剂方面,要加强筛选,去伪存真,例如同名为《蜘蛛散》方剂有不同的用途,蜘蛛配伍桂枝可治疗疝气,与轻粉碾末治疗狐臭,配伍铁锈末则治疗脱肛等,今后应在文献总结方面下功夫,重点集中在风湿、类风湿、痛风、中风口斜、小儿惊风、阳痿早泄等疑难杂症方面,进一步通过加强基础和临床研究,并结合现代蜘蛛毒素等研究,以开发更多更好的药物。

蜘蛛种类及资源虽多,现今可做药用的种类与整体相比而言还是属于极少数,如何从种类繁多的蜘蛛中发掘出更多有效的动物类中药资源及如何充分利用蜘蛛资源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1] 孟繁洁,于虹. 虫类药应用源流谈[J]. 中华医史杂志,1998,28(4):216-218.

[2] 浦飞飞,尹松,王晓英. 蜘蛛毒素的生物学活性研究进展[J]. 中国药理学通报,2014,30(12):1651-1654.

[3] 唐兴,陈连水,李江. 蜘蛛抗菌肽研究进展[J]. 生命科学,2014,26(10):1090-1095.

[4] TAN H, DING X, MENG S, et al. Antimicrobial potential of lycosin-I, a cationic and amphiphilic peptide from the venom of the Spider *Lycosa singorensis* [J]. Curr Mol Med, 2013, 13(6): 900-910.

[5] 邓星灿. 虎纹捕鸟蛛毒素 XI (HWTX-XI) 对急性胰腺炎的治疗作用[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8:5.

[6] 袁凤辉,白涛,曹波,等. 蜘蛛的药用价值研究概况[J]. 时珍国医国药,2008,9(2):1282-1283.

[7] 张逸鹤,韩旭,张欢,等. 中药成分大腹园蛛粉的细胞及遗传生殖毒性研究[J]. 中国实验诊断学,2016,20(8):1243-1245.

[8] 林苹,吴智慧,周欣欣. 蜘蛛和蛛丝在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开发与应用前景[J]. 中国医学创新,2009,6(30):104-106.

[9] 《中国药用动物志》协作组. 中国药用动物志. 第二册[M].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81-83.

[10] 肖小芹. 我国药用蜘蛛考证[J]. 湖南中医药导报,2002,8(9):563-564.

[1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编委会. 中华本草. 第25卷[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12] 邱德文,杜江. 中华本草. 苗药卷[M]. 贵阳:贵州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1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编委会. 中华本草. 傣药卷[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14] 贾敏如,李星炜. 中国民族药志要[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5.

[15] 万晓瑜,聊绍波. 云南民间食用蜘蛛初报[J]. 楚雄师

范学院学报,2013,28(3):56-58.

[16] 陆东林,张丹凤,马德英. 穴居狼蛛生活习性的初步观察[J]. 新疆农业科学,2003,40(4):193-199.

[17] 彭怀仁. 中医方剂大辞典. 第十册[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1172-1173.

[18] 范永升,姜德友. 金匱要略[M]. 9版.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

[19] 宋·陈无择.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20] 解发良. 古今名方[M]. 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21] 清·巢崇山. 千金珍秘方选[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22] 清·沈青芝. 喉科集腋[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2.

[23] 明·陈文治. 秘本疡科选粹[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24] 吴康健点校. 小儿卫生总微论方[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

[25] 孙一奎. 赤水玄珠[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

[26] 宋·赵佶. 圣济总录[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2.

[27] 盛增秀. 医方类聚[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

[28] 清·汪绂. 医林纂要探源[M]. 江凌圳校注.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

[29] 穷乡便方[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1.

[30] 清·吴谦. 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3.

[31] 程运乾. 中医皮肤病学简编[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

[32] 明·武之望. 济阴纲目[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

[33] 清·李文炳. 经验广集:100种珍本古医籍校注集成[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9.

[34] 清·王洪绪. 外科全生集[M]. 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1956.

[35] 清·凌奂. 饲鹤亭集方[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

[36] 明·董宿. 奇效良方[M].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37] 陈英炎,郑延生. 花蛛散治疗慢性化脓性骨髓炎14例小结[J]. 福建中医药,1981(3):59.

[38] 宋纬文,刘桂康. 三明畲族民间动物药外用法[J]. 中国民间疗法,2001,9(1):33.

[责任编辑 顾雪竹]